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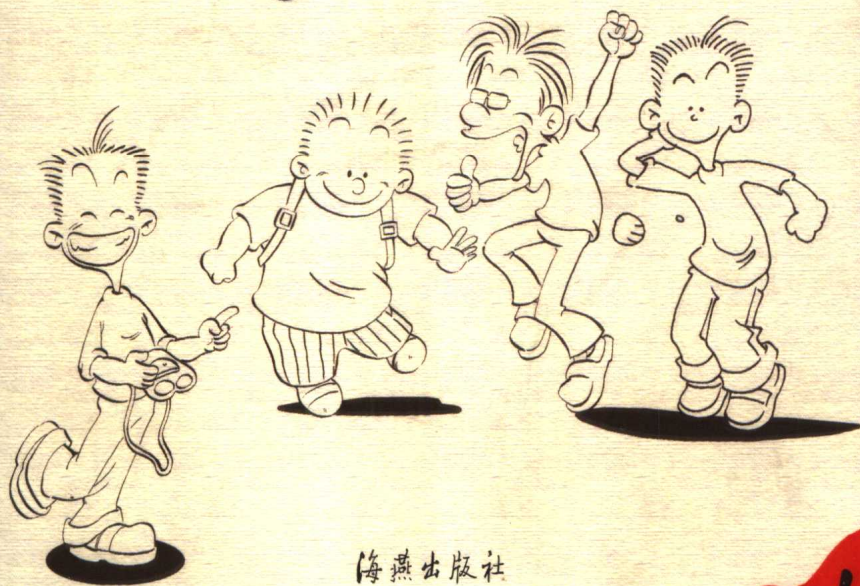
双筒

孟宪明 著



不倦的
好奇

望远镜



海燕出版社

双筒望远镜
——不倦的好奇

孟宪明 著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双筒望远镜.1, 不倦的好奇/孟宪明著.—郑州:海燕出版社,1998.6(2003.9重印)
ISBN 7-5350-1706-1

I.双... II.孟... III.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2819 号

出 版 海燕出版社
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(邮编:450002)
印 刷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
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 10.875 印张
字 数 288 千字
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
印 数 20 001—30 000 册
书 号 ISBN 7-5350-1706-1/I·478
定 价 16.00 元

内容提要

《双筒望远镜》是一部多卷本长篇儿童小说。写一对城市双胞胎男孩儿鲁科、鲁赛在小学中、高年级的不凡经历和他们永不疲倦的好奇心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鲁科、鲁赛聪慧多思，顽皮好动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四年级时，正读博士的爸爸送给他们一架能锁定目标的望远镜，更激发了他们探寻的热情。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又不断地用所学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去解决，于是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美妙故事就次第上演。

此为全书第1卷。鲁科、鲁赛初得望远镜，使用望远镜发现了许多问题。他们揭露牛奶贩子、制造“灭癌”药、证明仓库的失火原因，还历经千辛万苦救下一只受了伤的野天鹅……



目 录

- ① 一对捣蛋虫 / 1
- ② “灭癌四魔” / 32
- ③ 批评的小 表扬的大 / 50
- ④ 舰模大赛 / 99
- ⑤ 迷失 / 135
- ⑥ 一克黄金 / 173
- ⑦ 野天鹅 野天鹅 / 205
- ⑧ 都是“好事儿” / 264
- ⑨ 聪明实验 / 292
- ⑩ 意外之意外 / 319



① 一对捣蛋虫

1

你有望远镜吗？那种双筒的，两只眼睛一齐看的？

你会说，这谁没有？！

可是我要再问，你有那种能自动跟踪目标的双筒望远镜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不用管它，它就自动地、准确无误地追着目标走的那种望远镜？

我敢说，你一定没有！

因为市面上现在还没人出售。

可是，鲁科、鲁赛有。

鲁科、鲁赛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正上小学四年级。他们的爸爸叫鲁大有，正读光学博士。鲁博士给俩儿子做了一个玩具，就是这么个望远镜。望远镜下边装一个小电脑，可以帮助“锁定”目标。假使你想看飞鸟，一般望远镜很容易“丢”，看着看着就找不到鸟了。而他们的望远镜，只要一按“锁定”钮，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，任鸟怎么飞也休想逃出它小小的视筒。你看神不神？鲁大有缺少点儿经济头脑，要不然，申请个专利一卖，我敢说，肯定赚大钱。不过，现在的博士生也不都是书呆子，说不定这么个望远镜是鲁大有一项大发明中的“齿轮”或“螺丝钉”呢！

好东西并不都能带来好运气。我这话，决不是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，鲁科、鲁赛就这样，他们几乎在得到这架望



远镜的同时，还得了一个并不好听的名字：

一对捣蛋虫！

调皮捣蛋，不干好事，已经够糟的了，还“虫”，让人厌、叫人烦、又使人害怕的“虫”！够恶心的吧？

要说他俩这事儿，还真值得讲讲，免得大伙儿以后也“好事变坏事”，吃不了兜着走——

2

爸爸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鲁科、鲁赛已经睡着。鲁大有刚读博士，第一次回家，想儿子都想疯了，还能等到明天吗？他趴在儿子脸上一个一个地亲，谁知道鲁大有胡子太作怪，根上的一端不扎脸，梢上的一端却把两个儿子刺醒了。“爸爸！”两个儿子一翻身爬起来，争先恐后地往鲁大有身上爬。“哎哎哎哎。”鲁大有被压得说不出话来，就把望远镜给“供”了出来。

两个家伙一得到这么个宝贝，算是无论如何睡不着了。先是望着窗外的夜空寻找运动的星星，后又隔着窗户追踪街上的汽车，凌晨两点的钟声响过了，还激动得像吃多了兴奋剂一样，叽叽喳喳地吵着今天的夜为什么这样长！他们当文化记者的妈妈——郑风就火了，“浮躁”、“过热”、“神经质”……用专业术语把两个小家伙臭骂一顿，又连带着把鲁大有也数落了一阵，说他不该在晚上给他俩拿出来这玩意儿。鲁科、鲁赛一看爸爸也被株连背了黑锅，没办法，睡吧，使劲儿闭上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还没数到五，天可就亮了。

两人一骨碌爬起来，脸顾不上洗，鞋顾不上系，鲁科拿着望远镜，鲁赛扛上三脚架，就急急地爬上了高高的楼顶。“嘻嘻嘻嘻！”鲁赛习惯地一掏裤兜，禁不住直乐：他的天蓝色短裤前后穿反了。



两人支好三脚架，装上望远镜，满天空寻找可供“锁定”的目标，鸟儿？飞机？

没有。

天上没有找地上。鲁赛一伸头，看见一辆红色桑塔纳正从楼下的马路上驶过，路上人少，车开得飞快。

“快快快，追车，追车！”鲁赛大喊。

鲁科也真能配合，立即就把镜头对准了桑塔纳。

“锁定，锁定！”鲁赛又喊。

小电脑的红灯儿一亮，嘀的一声，桑塔纳就被“锁定”了。

两人忙把眼凑上视筒，05111，哎呀！桑塔纳屁股上的牌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好！”鲁赛是那种爱说爱叫唤的，嘴里喊着，手就舞舞蹈蹈地推了鲁科一把。

鲁科被推个趔趄，看着鲁赛正想恼，“嘀嘀，嘀嘀……”小电脑忽然叫起来。两人连忙又凑上去：

桑塔纳没有了。

路到尽头，车拐目标丢，原来是望远镜在报警！

“哈哈哈哈哈，好！”鲁赛大叫着，竖着大拇指在鲁科眼前晃。

“嘿嘿嘿嘿，老爸还真有两下子！”鲁科也笑了。

别人家的双胞胎总能在脸上找到点儿区别他们的特征，鲁科、鲁赛不行，他们几乎一模一样。他们要是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你看，就是妈妈郑风爸爸鲁大有也常常弄错。不过，你若知道了他俩的秉性、脾气，我敢说，不出三分钟，你就会不分自明了。

鲁科、鲁赛像一对矛盾。鲁科沉静不爱说。弟兄俩在一起时还有话，一见了生人，立即“钳口”，用他爸的话说，就是“话短”。他自己却咕哝着说“沉默是金”。反正不到非说不



可的时候他坚决不说。鲁赛爱叫爱动爱幻想，抢着说话，抢着开门，经常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，譬如“鸟在天上飞过，会不会留下印儿来”。在胆量上也很矛盾，鲁科白天胆儿稍小，晚上胆儿稍大，所以显得很乖。鲁赛正好反着，白天胆儿特大，晚上胆儿特小，一上厕所就得大声说话：“鲁科，你说臭气儿能不能开发……鲁科，你说人为什么不想闻臭气儿苍蝇光想闻臭气儿，是不是和翅膀有关系……”

两人还有一处容易分辨的地方：

鲁赛笑时多“哈哈”，鲁科一笑就“嘿嘿”。

你听，现在叫唤的肯定是鲁赛：

“再找目标！再找目标！”

两人忙又撅屁股弯腰趴上望远镜，更加专注地看。

早晨的城市轻笼在暖暖的薄雾中，似乎还没有全醒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青色的，各色各样的楼房还都在打哈欠、眨眼睛，路边的法桐似乎也还欠一声起床的召唤。晨练的人们匆匆地跑，身后似乎拖一个灰灰的影子。

鲁赛揉了揉眼。

鲁科也揉了揉眼。

两颗脑袋齐挤上望远镜，鲁赛抢了个左边，鲁科得了个右边。这是他俩的契约权利。昨天晚上，爸爸把望远镜往他们手里一交，就把话说明了，如果两人想同时看，那就一人占一个视筒，除非一方愿意放弃，另一方才能同时占有两个。这不是鲁大有有什么先见之明，双胞胎，一样大，说要什么，都要什么，弄不好就会打架。他为什么不给两个小家伙做一个单筒望远镜呢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金亮亮的太阳从黛青色的云朵里一跃而出，它用无数根细长的金针，对着城市的穴位轻轻一扎，城市就醒来了。车多起来，人多起来，嘈杂的声音大起来。

两人不停地移动着方向。



哎呀！怎么走进来一群奶牛？

噢，原来他们的目光射进了城郊的牛奶场。

牛奶场不大，四周围着长长的木栅栏。一帮子牛，白牛皮上长着黑云似的花，正悠闲地在草地上踱。大概它们已经下班，一副“鼓腹无所思”、“悠然见南山”的神情。

“这是城郊？”鲁赛咕哝着，“城郊会这么近？”他抬头离开视筒，眯了眼向城郊看去，牛奶场模糊一片。他忙又低了头伏上视筒，牛奶场又清晰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真好！”鲁赛兴奋地叹着。

一只奶牛慢慢地踱向场边的木棚子。棚子里，有两只大大的牛奶桶，一个男人正端着盆子往里边倒什么。因为他的身子挡着望远镜的视线，两人看不清楚。

那人倒过，又操起一根棍子，使劲儿地在里边搅和。

“鲁科，这个家伙在往奶里对东西！”鲁赛灵感大发，忽然大叫。

“对东西？对什么东西？”鲁科自语着。

“什么东西？我看见好像冒烟儿了！”鲁赛又叫。

棚子下的男人围着奶桶搅。他转了半圈儿，忽然对着望远镜抬起头来。

“啊！”两人几乎同时叫了一声。这家伙，竟是天天到他们院子里卖奶的那个男人。

“我们一定要揭露他！这个假冒伪劣！”鲁赛大声叫着。

“揭露他什么？咱又不知道他往里对的什么东西？”鲁科看着他。

“哎呀！还用知道吗？往奶里对东西，肯定不是奶。不是奶冒充奶就是假的嘛！”鲁赛又叫。

“什么假东西？你总得说个清楚呀！”鲁科又说。

“不管什么假东西它都是假东西。假冒伪劣，第一个就是假。我们一定要揭露他！”鲁赛叫得更起劲儿。



“鲁科，鲁赛！你们还上学不上？饭都凉了！”妈妈的声音从天窗口钻上来。

“上学，上学！”鲁科应着，忙松三脚架的螺丝。

“不上！”鲁赛对着天窗大叫着故意气妈妈。

“不上你别下来！”郑风的声音又高了。

“不上就要下嘛，上了才不下呢！”鲁赛还在给妈妈打嘴仗。

3

鲁大有经常不在家，一家人难得有个团圆的时候。郑风特意请了假，虽是早晨，也做了几个菜：凉拌西芹、油炸花生、醋熘笋瓜、西红柿炒鸡蛋，几只牛蛙也张牙舞爪地趴在盘子里，发出清淡的香味。

“鲁科，鲁赛，一会儿你爸还要走……”郑风搓了搓手，想给儿子说什么。

“真的吗？爸！真的你今天还走？”鲁赛截断她的话。

“真的真的。爸是出差路过。爸想你们，回来看看。爸可不是大禹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”鲁大有微笑着，摘下眼镜擦拭。

“嘿！当大人就比当小孩好。你想我们了就回来看，我们想你了可没办法！写信写信，‘见信如面’。见信怎么如见面呢？净糊弄人。”鲁赛说着，就抱住了爸爸的脖子。

“就是！爸，你不能多住一天？”鲁科也抱住爸爸的腰。

郑风本来是想利用这机会让鲁大有教导教导儿子，一看爷儿仨这样子，禁不住就红了眼圈儿。

“爸，你这望远镜能看多远？两千千米能看吗？”鲁赛又问。

“不能，乖儿子。”鲁大有的神情也有点儿黯。



“你给做个远的呗，一下子能看两千千米的那种！我们和妈要是想你了，就上到楼顶，使劲儿往北看，虽然我们给你招手你看不见，可我们能看见你也行啊！”鲁赛又说。

“嘿嘿嘿嘿，”鲁大有笑笑，有意冲淡气氛，说，“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也备一架不就行了。你们看着我招手，我也可以看着你们招手啊！我们要是再接上个电话，不但能互相看见，还能互相说话呢！”鲁大有说着，耸了耸肩。

“好啊爸爸，你就赶快研制呗！人家哈勃望远镜，一下子能望出去多少亿光年，咱这才几千千米，你只要想干，根本不在话下！”心理学家从孩子的年龄出发，对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进行了一番研究。结果表明，五岁的儿子看父亲，“爸爸没有不对的”。十五岁的儿子看父亲，“爸爸也有不对的”。二十五岁的看父亲，“爸爸没有对的”。三十五岁看父亲，“爸爸有时也对”。到了四十五岁，“爸爸大多是对的”。儿子长到五十五岁，“老头子要是不死，蛮可以做我的顾问”。鲁赛今年十一岁，正处于对爸爸的崇拜阶段，更何况爸爸又是个博士呢！

“哈勃望远镜是天文望远镜，看得远，用于地面就不行，有障碍物。”鲁大有解释说。

“哎呀！那就再加上个潜望镜嘛，或者做一个能穿透障碍物的望远镜也行！”鲁赛又叫。

“就是爸爸。快研制吧！妈，你也劝劝爸，叫爸爸快研制！”鲁科扭脸看着妈妈。

“快研制，要是你爸爸真研制个能穿透障碍物的望远镜，天天看见你们，我在外边跑新闻也不操那么多心了！”郑风说着，又拭了拭眼角。

郑风是晚报的文化记者，一天到晚在外边跑。“跑新闻”，她经常这样说，鲁科、鲁赛就对这个“跑”字特别敏感了。两人琢磨了很久，发现只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就都能



跑，像“跑生意”、“跑钱”、“跑官”、“跑路子”，包括“跑新闻”。看不见摸不着的就都不能跑，像科学、学习、精神、知识、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，还有斯蒂芬·霍金的“时间”，跑得来吗？所以，他们从心眼儿里看不上“跑”和“跑”得来的东西，而看重“不跑”和“跑”不来的东西。这也是他们崇拜爸爸而不崇拜妈妈的一个原因。

“妈，你不能少跑点儿吗？”鲁科看着妈妈说。

“什么叫少跑点儿？叫我说，一步也不跑，好好搞点儿正经事呗！”鲁赛更激烈。

“大有，你看看，翻天了不是？不跑？不跑你们吃什么？吃风屙沫吗？你们有那个本事？别以为你爸上了个博士就了不起了！博士也得吃饭，博士的儿子上学也得拿钱！你爸的博士才拿了几个钱？养得了你们吗？”郑风火了，说话像放鞭炮，点儿密不说，药味儿还特浓。

“嘿嘿嘿嘿。”鲁大有看郑风生气了，就笑着说，“郑风，这说明你带得不错，很民主啊……快快，饭都凉了，还得上学呢。”

一家四口坐上餐桌。两个孩子发现惹恼了妈妈，一时无语，抓了馒头，埋头大嚼起来。

“牛奶——鲜牛奶，刚挤下的鲜牛奶！”楼下，卖奶的，就是那个被鲁赛认定往桶里对了东西的男人来了。

鲁赛一愣，往馒头里夹了些菜，慌忙就往楼下跑。

“干什么去？吃饭！”郑风的声音在后边追着他。

鲁赛不回答，冬冬冬把楼梯踩出一串脆响。

“鲁科，他去干什么？”郑风看着鲁科。

鲁科三下两下扒拉完碗里的粥。“我出去看看。”嘴里咕噜着，也往楼下跑去。



4

买奶的人很多，人们自觉排好了队。

鲁赛拿着馒头跑到楼下，一看见卖奶的，脸忽地就红了。

排队的都是他的邻居。他的同桌、戴眼镜的叮咚和同班女生刘乙乙也在队里。鲁赛刚要叫喊，没想到叮咚先叫了：

“鲁赛，打奶呀？来，站我跟前儿吧！”

后边戴着红袖箍的小老头儿大声喊着：

“排队排队，大人小孩儿都得排队！”

小老头儿是家属院里的门卫，什么事都管。他满脸皱纹，管事时又爱皱眉，所以面孔就像偌大一个老核桃。

“哼哼，”鲁赛调皮地看他一眼，大步走到叮咚跟前，不满地说：

“叮咚，你怎么买牛奶？”

叮咚抬头看着他，一脸的不解，说：“我怎么不买牛奶？又没人给咱送礼。”

叮咚精瘦，长了个迷糊脸，他往上扶了扶眼镜。

“告诉你，这是假牛奶。”鲁赛伸伸脖子，把最后一口馍咽下去。

“假牛奶？”叮咚的脸更迷糊了。

“对，牛奶里掺了假！”鲁赛的声音很大，所有在场的人全能听到。

卖奶的汉子猛一惊。

“掺假了？”刘乙乙一声尖叫，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全调动起来了。

“有假？”

“假的？”

人们一时全都睁大眼睛看着鲁赛。



“真的，不骗你们，真是假的！”鲁赛语无伦次地叫着，“我刚才亲眼看见的，卖奶的，就是他，往奶里对假了！还冒烟儿。”鲁赛终于把话说清。

“啊！”人们惊呼着，队伍大乱。

“为什么对假？”一个中年人率先质问。

“就是，你往里对的什么？”一个披肩发女人大声喊。

卖奶的中年汉子火了，他停下手，看着鲁赛，大叫着：“你小孩儿不大，怎么出口伤人？我哪儿惹着你了？”

“你没惹着我，可你往奶里对假了！假冒伪劣，就是指的你！”鲁赛说完，看着卖奶的狼狈相，禁不住就哈哈地笑了。

“你看见了？”那汉子又叫。

“我当然看见了！”鲁赛声音更高。

“啊——”卖奶的好像突然醒过神来，他不在“看见了”三个字上做文章了，他伸出食指指着鲁赛说：

“原来是你啊……”

“是我，怎么了？”鲁赛得意地看着他。

“怎么了？你不是那一对双胞胎孩子吗？”卖奶人说过，哆嗦着嘴唇把头扭向大伙儿，“你们看看现在这孩子！昨天我见他弟兄俩在路上合伙儿欺负一个女孩子，我把他俩拉开，顺便熊了他两句。你说现在这事儿能管吗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他知道给你记仇！”

“你瞎说！你诬赖好人！我们没有欺负女孩子！”鲁赛急得满脸通红。

“我瞎说！好，就算我瞎说。我现在没时间给你磨牙！”卖奶的做出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样子，对着大伙儿拍胸脯赌咒发誓说：“我卖的就是真奶，若有一句瞎话，让我出门撞上汽车！”

卖奶的是那种一脸忠厚、略显木讷的汉子，他这一拍胸，就把人们的气恼和疑虑消去大半。有人轻松地笑起来。



“现在的孩子是不好惹，前天他弟兄俩领几个孩子沿那个墙头儿，”戴袖箍的干核桃老头儿往家属院的院墙一指，“我怕摔着他们了，上去一说，嗨！全给我瞪眼儿！”老头儿说着，眯一只眼学着怪样儿。

“你说没对假？”中年人走上前，操起奶勺舀起一些奶，凑上去仔细看看，还耸起鼻子嗅了嗅。

“我要是往奶里对假，叫我出门撞汽车！”卖奶汉子满脸都是委屈和悲壮。

中年人没发现什么，又盯住卖奶人的脸研究了一下，说：“假是不敢对的！一旦查出来，是不会轻饶的。那——还卖吧！”

人们一听，忙又去排队。

卖奶的看大家排起队，反而气呼呼地站着，不打奶了。

“打呗！孩子还得上学哩！”有人叫喊着。

“打吧打吧，别拿架了！”又有人说。

卖奶的一脸木然地看着大伙儿说：

“人不能好好的被怀疑！老少爷们要是相信我对了假，我现在就收摊走人！”说着，还真收拾起家伙来。

“喂，你究竟还卖不卖？”中年人看他卖乖，急了，“你要是真对了假，一走能了事吗？”

“是啊，要是真对假，你还真跑不掉！”一个年轻人说。

“打吧打吧！”有人又喊。

卖奶的操起了家伙。

“我就是看见他对假了！”鲁赛不走，大声坚持。

鲁科这时也跑下来了，手指着卖奶的大叫着：

“他就是对了，对时还冒烟儿！”

“又一个。”卖奶的此时已经占了上风，他一边给人打着，一边回过头来大声问，“你们说我往里对假了，我只问一句，我往里对的什么假？说吧！”



鲁科、鲁赛一下子傻眼了：是啊，他究竟往里对的什么？这正是他们困惑的地方啊！

“你对的什么，我怎么知道？”鲁赛毕竟脑子转得快。

“不管对什么，反正你对了！”鲁科接上说。

“你就不知道我对什么，怎么就说我往里对假？你们是小
孩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要是大人，咱非打一架不可！”卖
奶的一边卖一边说，“我几十的人了，你小孩想咋说就咋说
呀？我非得找他们的家长不行！”

“擦擦鼻涕玩儿去吧，净耽误事儿！”干核桃老头儿大声
地喊他们。

“你还别说，现在往奶里对假是普遍现象。”披肩发小声
说。

“就是。报上说，有人还往奶里对牛尿哩！”有人接。

“反正咱是不干那缺德事。干缺德事的人生的小孩没有屁
股眼儿！”卖奶的骂着，把他的奶勺举得高高。

两个孩子看着人们照样打奶，自己又说不清楚，鲁赛的眼
睛一下子就汪满了泪水。

“下一个。”卖奶的声音里透着得意。

下一个是刘乙乙。她看一眼鲁科、鲁赛，犹豫着。

“打不打？”卖奶的又问。

丁咚从后边走上来，伸手拉刘乙乙一把，大声喊着：

“走，咱不买假牛奶！”小胸脯一挺，就往外走。

“对！”鲁科、鲁赛对着丁咚和走出来的刘乙乙连伸拇
指。

“嗯，现在的孩子不好惹！”干核桃老头儿叹着。

四个孩子走进门洞，叽咕了一阵，忽然就透过楼道里敞开
的玻璃窗唱起儿歌来：

奇奇奇，怪怪怪，

